

《骨董祸》 清 佚名

清乾隆中叶，士大夫竞尚声气。考据词章而外，则金石碑版，法书名画，争以财力相罗致。因是而情贿夤缘，朋党标榜，貌为集古之目录，实即苞苴之变相矣。尤甚者，则书叶画轴之中，暗藏交钞，或彝鼎之足，金石之片，俱为暮夜黄金之媒介。此风潜行已久，固不俟和相当国时也。凡值疆吏入觐，例必有所馈遗，虽非载宝而朝，终不免略事点缀，其果为王涯之复壁中物耶？抑杨震吏之袖底，别有长技耶？大都不可究诘。且即以物论，或希世仅见，或中秘所无，价辄千万以上。中朝如是，外府效尤。其尤饶富而搜罗易者，厥惟鹾务。盖既无地方责，而豪商世贾，珍错杂罗，贫士羈人又奔走其间，品评赏鉴，视若专家，故取精用宏，鹾官瞰其隙而攫，如探囊然。且予取予求，了无后患，不若牧尹守相之动挂弹章也。然蕴毒既深，久而必发。于是有乾隆三十一年之两淮巨案，被祸者株连数十百人。鹾务内容之腐败，盖至此而尽情揭露焉。然其主名犯，固风雅中人，其事亦殊，逸趣横生，是不可以无志。

两淮鹾富甲全国。清制设运使官以督转输，而又馭以盐政大臣。盐政例皆满员，受成于运使，则亦虚拥名位，画诺坐啸而已。然贪墨之风，引而弥甚，其巧取豪夺，才智亦若天授。数十年间，凡挟贵胄之势而来者，殆如一邱之貉。其运使或有洁身自好者，则反为所劫持，致不获久于其任。故委曲求全者，转不得不自秽其行，以为分谤地。而祸机之伏，即在乎是。致使温雅之士，与污吏同科，不亦大可惜乎？时德州卢雅雨者，以旷代逸才，久于名场角逐，忽膺都转之任，东南裙屐，往来投赠，咸以厨及视之。雅雨亦以骚坛盟主自任，酬答报谢无虚日，醴酒之费，岁辄巨万。于是淮右豪商，知公有嗜古癖，相率搜访图书碑版以献。公亦以为此等馈遗，较贿赂有雅郑之判。且足以要结上官，不为圭角崭露，致遭忌嫉，故雅意优容之，浸久遂成习惯。且朝事鉴别，夕留欣赏，因亦乐此不疲焉。而当时任盐政者曰高恒，华胄也。膏粱世族，一物不知，惟以聚敛为平生主旨。见雅雨温文和易，目为易与，恣意张其爪牙，赃墨狼籍，言官屡加弹劾，恃有奥援，不顾也。其家丁门客与引商表里为奸，滥支浮冒，视官帑如私财，挥霍淫纵，无所不至。尝谓雅雨曰：“先生努力聚书画，吾惟知努力敛金帛而已。他日先生归田，苟开骨董摊，吾当持金入肆，从容为儿曹择取玩具，则先生亦何患终贫邪？”相与谐笑恒类是，雅雨绝不与较。旋以口外办事大臣移去。继事者为普福，族望人品，视高恒如鲁卫之政。是时商风益坏，剥蚀公帑以充苞苴，几成法典。尝有某商延福宴于平山堂，错绮罗珍，歌童舞妓，储借在一月前。笙歌灯火之盛，横亘十里。宾从皆锦衣花貌，画舫如云，观者为之目眩。及主人送客，出佳茗淡菰相饷，则匣中累累，皆叶子金与钞币也。后有某商娶媳，普福亲诣其家道贺，某商犒其从者至

万金。普福遍观眷属，悦某姓之女，立赠之为室，妆奁几十万金。挽雅雨为媒介，馈书画金石无算。荒淫无度，笔难殚述，识者固知月盈必食。又逾年，雅雨以丁母忧归，不匝月而普福亦去任。继之者为尤拔世，蒙古裔也。履新未三月而大狱起。

先是，引商之豪者汪某，列入四大家，其名姓上达天听，下为社会谋生者所仰慕，居恒与官府往来。清制，中央贪商贾输财报效，辄假以名器，其最贵显者，赠官至卿贰以上。嵯宪都使，类假以礼貌，款以上宾，或尊为顾问，实则利其多金耳。满员不更世事，辄喜软媚圆滑，先意承志者。汪某尤长是技，而性独豪纵，一家兄弟子姓，无不溺声色，治园宅，姬侍至数十人，广厦连云，列院比栉，有如杜樊川赋所谓“蜂房水涡”者。又治别墅于仪征，极池馆花木之胜。一宠婢暴死，则玉鱼金碗，乌灵丹以送之，筑墓玉钩斜畔，植梅杏杂卉如园圃，以悦芳魂，辄数千百金不稍吝，以是亏公帑颇夥。恐盐官之发其覆也，乃亟谋弥缝之术。门客程生，读书不得志，弃举子业，走干汪某。汪某一见大喜曰：“吾子房也。”立署为记室。盖程生工心计，多智善变，词令巧捷，因人而施。久之，汪某遂倚之为左右手。至是献言曰：“救困之道，一言可蔽，固不外于行贿。但同一贿也，能择人而施，则所向有功，否恐弄巧反拙，徒贻画虎类狗之诮耳。吾闻普福好财色，前得某氏女，今又渐厌弃，如能物色丽姝，媵以宝玩，则彼所至乐。盖彼虽鄙俗，辄喜古玩，某商徒具妆奁数万金，彼常谓贾人无识，以黄白物炫我，不知吾家固不少是物也。虽词若憾而心实喜，然亦未尝不嫌某商之太直率。如能抉破此重障碍，俾此老得自诩收藏之富，亦一特色事也。若卢运使则名士风流，所好在金石书画，苟探得其所，搜访殷勤，海内希有之物，则彼必能出全力。为公地，二者当急图之，迟恐为他人所觉，则事败矣。”汪某以为然，一以委程生，金取于库，不之吝。一日程生报汪曰：“近得消息，普老不知因何访知徐宁门外某旧家有一于阗玉马，至宝也。主人止一孤女，貌秀曼甲侔辈，爱此玉马若命，声言非得快婿愿嫁者，此马不轻示人。普老废然而止，顾辄道于人，以为憾事。今吾访求此女之家世，父游幕远方，以潦倒死，母亦寻卒，依其舅以居。貌果绝丽，颇工词翰。而舅氏失业闲荡，狎昵小人，可以利诱也。苟得此女，则玉马焉往？”汪某曰：“其舅纵可利诱，而此女不愿为人妾媵，则奈何？”程生曰：“吾计之熟矣。若其舅能左右之，固甚善，否则伪为公之从子求媳，婚时任遣一少年代新郎，既入牢笼，自易图耳。”汪某笑而首肯焉。逾数日，程生又报曰：“卢运使方令人遍求蔡中郎石经原拓本，悬千金不可得。而昨闻吾家西席某君，白云曾见中郎八分书石经墨迹，且完全无残缺。公何不令某君求之？”汪某唯唯，果以问某君。某君曰：“此吾中表友赵生，关中也，读书嗜古。然不得志，流

落此间，为邑令记室，虽贫困，而性孤介，恐未易歆动。容与商之。”汪某曰：“苟可通融，富贵功名不难致，幸善为我辞。”某君诺而去。久之无耗，而程生亦咨嗟似不得手。问之，辄言女性峭拔，一时未易就绪，汪某忧甚。一日，肩舆过徐宁门，偶按程生所言，试窥女宅所在，则小园春色，双扉昼闭。令舆人剥啄，伪为访戚，久之，无应门者。邻妪出问客所自来，汪某略告之，则曰：“闻其家已迁阙口（扬州城门名），独留一老仆守此耳。然重听，虽叩关无益也。”汪某喟然欲去。妪曰：“客访金某邪，抑系黄某？”盖金某为女父，黄某乃其舅也。汪心动曰：“吾访金某，十年前旧友也。”妪叹曰：“死已久矣，惟停柩犹未葬耳。”汪曰：“家属状况如何？”妪曰：“曙后星孤，秀慧可人意，个妮子殊可怜，多受舅氏折磨也。”汪问何为，妪曰：“是儿名银荷，美慧能诗，欲嫁一士人，而其舅必欲与富人大官为妾，是以勃。今闻为邻里所齿冷，故尽室避去，殆为畅行其志地耳。”汪乃出白金数十授妪曰：“吾居某巷，念金氏衰落，特来振恤。媪既知其踪迹，可密告银姑，如有急，可奔投我家。此区区者，暂充绣奩针线，幸勿晒也。媪能达此意，后尚当有所厚酬。”妪大喜。汪归，以告程牛曰：“吾已为郇生说下齐矣，子疾攻之，可不相悖而相济也。”程生曰：“有是哉，三日必报命。”越一日，夜深人静时，忽有款汪氏之门者，一老媪挈美少年，自言避难自乡间来，与主人有旧。汪某出视，则邻媪也，延入密室，少年揭巾顾盼，鬢偏眉妩，光照一室，盖绝代姝云。汪某竭诚款待，令妻妾出慰之，愿以古押衙自任，女信焉。开阁拂床，安置妥帖，婢媪上下咸事之有礼，女固安之。初犹虞舅氏之追蹶，久之，不闻有他，起居服食既适，而园亭池馆之胜，日夕与汪氏眷属拈题属句为乐。惟门阙深邃，外宾罕能睹面，又给使令者皆非心腹，不便通音问于外，渐觉如坐囹圄，欲告出游，辄阻以不宜招摇，女遂俯首无辞。且性本婉淑，善腼腆，心事不敢自明。约逾月，汪某乃呼而语之曰：“子所谓赵生者，初询邑署中绝无其人，嗣访城中，亦杳然也。逮吾亲询邑侯，仿佛知此生曾为前令记室，以母忧西归，殆不复至矣。乃一昨复有怪事出现，则一少妇抱儿，号泣署外，声言须觅赵某，奈何始乱终弃，置我于此，母子无所得衣食。且语且泣，为状至惨，环观者皆詈赵生之负心，嗣邑侯怜悯，给以薄资遣去，妇遂不知流落何所。吾闻而心悸，赵殆轻薄无行，全没心肝之人也。吾实不复能隐忍，故急告子。以子才貌，何患不获快婿，而恋恋于此耶？”女色变无言，未几，泪毗莹然，点点坠胸臆。汪妻女百计劝慰，夜遣家人防护之，果欲投缳，获救而止。汪有妹善口才，投暇抵隙，反复开导，女意渐移。又数月，汪氏相待有加，游宴之欢，无不适如女意。女念援救之恩，复感汪某之诚笃，盖初疑汪某有图己意，今爱若子女，敬若宾师，绝无他意，方自咎小人之腹矣。汪于燕谈，辄举少年薄

幸，得新忘旧等轶事，咨嗟反复，若深有憾于赵生者。女益信赵之非人，一日愤然语家人曰：“文人无行，诚不可恃，安所得老成笃行者托之。”家人报汪曰：“可矣。”汪遂时绳中年伉俪之真爱，较之轻薄少年，不啻霄壤，且微露满大臣续胶之事。女不语。一日汪妹过其绣阁，见女方曝书理衣，纵横几案。忽睹一锦匣颇巨，略如衣笥状，问之，曰：“此儿家传世宝也。吾父无子，弥留时，命吾母待儿长而付之。今吾母又逝，身如赘疣，负遗嘱矣。”语次悄然欲涕。汪氏甘言慰之，且求一扩眼界，女乃索诸衽衣，出钥启扃，什袭甚固。徐徐展之，则羊脂温润，鬣首生动，卓立一天闲也。高几三尺，长四尺余，状如浴起振鬣，宛首而顾其侣，凡蹄爪方瞳，皆若天然颜色，不假雕琢。汪妹佯惊曰：“果至宝也。是何眼福，得睹奇珍？谁家有福郎，消受此千金之骏耶？”语时，频以目色逗女，似显其一语双关者。女晕掉首曰：“阿姑过誉矣，此亦何奇，特存先人手泽耳。”汪妹伪为摩挲者曰：“此玉产自何方？计其璞，当绝巨，必非中土所有。”女曰：“闻先人所传，生于阆山巅，采者悬度而得之。本拟贡内府，土人匿其一，辗转为某中丞所得。吾父以一文蒙殊赏，视为生平荣宠，故遗训秘不示人，谓非亲属系统，不相授受。惜身后止儿一人，遂袭藏在此耳。”语罢，歉若不自胜。汪妹乘间说之曰：“吾兄与尊严为莫逆交，故救子于厄，愿始终其事，苟择人草草，宁非为德不卒，彼纨绔子顾影翩翩，一时固称佳偶，然往往有不旋踵而牛衣对泣者，何如老成可恃，博得毕生温饱耶？且令娘受先人付托之重，设遇轻薄无行者，一旦重利忘义，置此宝于骨董场中，令娘有力抵抗之耶？吾兄之意，在择老苍有福德之人，使令娘无父而有父，无家而有家，为久长计正当如此也。令娘聪明人，讷不解此？”女遂无语。汪妹知其意已动，即告以不日遣嫁事。女自念身无亲属，视汪某若父，尚何所不可。逾数日，量珠裁锦，喜溢门楣。盖普福许特设彩舆迎之，仪节仅亚于夫人，亦由汪某所要求，以掩饰女之耳目也。自是侯门如海，女之生死不可知矣。

先是程生谓汪某曰：“狡兔三窟，今得其一耳。彼都转卢公，制府高公，正须点缀，而卢公为尤要。前闻卢公所访求者为石经墨迹，自中郎被祸，文姬陷胡虏，此稿久为曹魏及司马氏所匿，后又沦于北魏，至唐而入内府。北宋而后，流落民间，近始为赵生所得。据赏鉴家言，锋棱完好，确为真迹。予昨已以千金购之赵生处，托言粤商，其他则小李将军之《仙山楼阁图》，久已佚去，宋人赵千里曾临摹，逼真原本。而宋张择端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尤为至宝。此图虽系宋物，迭经鉴藏家所赏，明李东阳氏有跋，言其图高不满尺，而长二丈有奇，人形小不能寸，小者才一二分，其多至不可胜数。然笔势简劲，意态生动，隐见殊形，向背相准，绝不见错误改窜之迹，故为可贵。后为王州氏

所藏，严分宜欲之，几兴大狱，卒不可得。最后某君，欲抱以殉。今竟在关中赵生处，即藏中郎墨迹之人也。是生本秦中旧家，收藏颇富，游幕此间，而近状日窘。予假番舶之名，已诱得其石经真迹，彼事后悔甚，遂死守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不肯释手。西席某君谓予，展阅此图，恍如入汴京，置身流水游龙间，但少香尘扑面耳。卢公亦闻此语，必欲得之，已许三千金，赵生竟掉首不顾。今忽变计，自言有人能如许都虞候，夺柳氏于沙吒利将军之手，使吾圆已破之镜，则拱手而献，不名一钱，亦所甚愿。予介人问讯，始知所谓意中人者，即吾等不日遣嫁之银荷是也。然则左右两难，主翁将何以处此？”汪某曰：“银荷事不可反汗，无已，宁许以金，或其他名妓脱籍以赠之，亦无不可。”程生曰：“否否，此人不可以利诱，而可以智取也。吾意令某生作保，使赵生须出千金作聘礼。生必因阮囊羞涩，谋以书画质款。而彼所信者，小玲珑山馆马氏。吾乃以某地许马氏，拓其园址，马必悦从，是间接可攫得其宝物也。当此之际，吾乃遣人伪作关中催归书，谓老母病危，彼必匆匆西去，一时恐不能来。且闻其舅在都中，时召赵生往，或挽人先送其母入都，彼必由西转北，疲于奔命。待他日过此，历时已久，则吾更有辞，彼无所容其喙也。”汪某以为绝妙。贿人，两鹺员果喜，允将亏空一律弥补，汪某遂肆然得为诸商之总董焉。

赵生幼侍父宦江南，父曾摄仪征邑篆，又入江宁方伯之幕，后客死于扬。生与其叔某扶榇归葬，服阕始出，复游宦江淮间。承其家学，诵记渊博，尤工诗古文词，能篆刻，邗上文酒之宴必与焉。又生长江南，深知风俗习惯，遂翩翩有名士气。侨寓某秀才家，薰矿几，书阁清幽，与某秀才唱和甚乐。某秀才者，即汪某家拥皋比之西席师也。曾有姑嫁秦中而死，与赵生同姓，故相称以中表。而其家适与孤女银荷之旧居，望衡对宇。银荷于绣余吟罢，辄掩映绿窗间，赵生遇之，惊为艳绝。又闻其工词翰，慕风雅，益倾向不已。秀才微侦之，知赵生意，托词调笑，愿任撮合山。赵生怍怍介秀才母通殷勤，女之舅矜贪微利，遂渐相往来。生因挽婢媪传笺递句。女雅慕生才，业已心许。惟舅矜尚以远省人为嫌，迟迟未即允。而汪某与程生之诡计至矣。程生本稔舅，知女舅嗜饮，日以杯中物相劝，乘其酣饮而乍舌之。且以重利，舅倚醉心动，如响斯应，醒而悔之。盖程生虽以汪某侄媳为辞，舅亦恐齐大非偶，又恐列之妾媵。程生闻其意有变，指天日相誓，力辨侄之未娶。且葭莩河润，大有利益，用相歆动，舅果入彀，允先受聘金五百。女闻之涕泣不食。矜知为赵生，使人语生曰：“子能具五百金之聘币乎？”赵生辗转无计，始以中郎石经真迹求售，务获一当。时某秀才已受汪某之托，事事以计卖赵生，生不知也，遂仓猝以七白金售石经于粤商，某秀才干没其百金，实则程生所得。程生又干没其二百金

，即汪某千金所购入者是也。赵生以五百金送女舅为币，二百金上下贿赂婢媪，事垂成矣。无何，某秀才母死，居丧不能为媒妁，劝生迟一月后问名纳采，生亦允诺，金存秀才处。一夕，僧众正作道场，忽阖家大哭，云被窃损失甚巨。及研讯，则生寄存之五百金，尽不翼而飞矣。生方懊丧欲死，报邑令请缉。时值春明，以心绪恶劣，闻平山堂有画舫盛会，遂出郭闲游以遣闷。车水马龙，香尘拂面，极嬉春之乐事。生独花溅泪痕，鸟惊恨绪，无时忘天之慳我良缘也。偕大广陵，游观之胜甲天下。自天宁门外起，直至淮南第一观，楼台比栉，金碧澄鲜，恍如置身赵千里《仙山楼阁图》中。所谓九峰图、倚虹园、筱园、西园、曲水、小金山、尺五楼诸胜，俱罨画妍雅，帘幕重深，隐隐闻歌管声。循外堤望，则一湾碧水，画舸如云，桃柳相间，惟天然点缀物。舟中朱栏锦幔，士女鲜衣调笑，霞绮临流，动人心目。生方徘徊间，忽见巨舫自上流来，宾从喧沓，优伎骈罗，似正在酣畅时。生无聊注目，则一人扣舷拥丽姝而笑者，仿佛某秀才。生心大疑，彼非莹莹在疚者邪？胡朝伏苦块，暮即赴宴会？世风凉薄，一何无忌惮至此？殆吾迷眩耳。又趋近岸边谛视之，逼真。须臾舟移渐远，生欲呼之，不复闻矣。散步既久，日已向暮，则见旁有小艇，容与中流，珠镫初上，光闪金蛇。艇中多妇女，类大家眷属，亦复行酒喧哗，钗飞钏动。中一女子，斜倚雕窗，悄然若有所思，生又惊诧不已，盖俨然银荷也。自忖今日殆入梦耶？何奇异乃尔？怅然亟归。抵寓问秀才安在，则以往佛寺讲经对，遣媪探银荷消息，乃云不知何时，尽室移去矣。大骇悉心研询，则前宵犹偕姘氏赴戚串喜筵，未尝言迁徙事，殆昨日夜深为此耳。然众邻全不解其避匿之由，生知其间必有鬼蜮，愧愤交并，急切欲狂。立待秀才返，将诘其颠末，而秀才竟三日不归。至四日，生正拟雇人四出觅访，则秀才累然自归。仓皇问讯，秀才殊阳阳若无事：“吾自居丧读礼耳，安能知人闺阁事？”生大恚，语侵秀才，秀才不稍让，数载心交，一朝决裂，几致挥拳殴击。生负气与绝，尽迁书簏行李于逆旅，不复居秀才家。又思控追五百金，而彼以被窃为词，殊难捉摸，商之友，亦无善计，惟自咎不谨而已。顾终不能忘银荷，闻人言为富豪所诱，茫茫恨海，精卫难填，咄咄书空，回肠欲断，因思悬赏购昆仑奴古押衙其人。是的汪某等方谋篡取其匣中宝绘，语闻于生。生乃有苟得银荷，不惜献酬之誓。无何，某秀才于于来，始则谢前日抵触之罪，继陈旧好之不能忽然，赵生不为所动，冷语冰之。秀才乃徐语曰：“银荷不远，咫尺红墙界耳，君如能舍千金作聘，意中人何难化作床头人耶？”赵生掉首不信。秀才曰：“君不尝于画舫中遇之耶？此家眷属，实吾居停之姻娅，亦愿得君为婿，但努力办玉镜台可耳。”赵生犹狐疑，秀才佯叹曰：“古人不念旧恶。杜少陵亦云：”记忆细故非高贤。‘吾曩日拂君意，心常悔之。方愿任此撮合山，补过

自新，在君一齿颊之流芬耳。今不见许，吾一腔热血，尚洒何方哉？“语毕，投袂欲行。赵生急止之曰：”子姑少安，容吾思之。“秀才殊不顾，生乃牵衣相劝慰，谢已太甚。秀才夷然曰：”事既泄矣，吾且告子，彼嵯宪方百计求女列专房，稍迟缓则事且变，不图则已，欲图宜著先鞭，知我罪我，一听君意。“赵生瞿然曰：”子言是也，顾安所得千金？“秀才乃附耳细语，赵生颇沈吟。秀才曰：”易耳，吾意当挽马秋玉先生为居间人，则一切不虞为人所算。“生曰：”果然，此君非他人比，吾决矣。“秀才与订约而出。明日果于马处以《仙山楼阁图》及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质千五百金，又附以博山香炉一。交易甫就，而关中急足书至，慈帏万里，汤药未尝，赵生惊痛不已。即日束装，往与马秋玉别。而秋玉适以东游外出，仅留刺告知，遂尽托秀才以去后事。谓母疾速愈，当一月即来。秀才送之淮上，歧路依依，赵生绝不疑也。跋涉抵家，则母固无恙。惟数日前得生舅书及遣仆迎入都，且留一书示家人，谓已转寄邗上，亦嘱生北上矣。生询急足书道母病事，则家人绝不知。大诧曰：”吾乃堕五里雾中。“旋趋燕京，果获拜母，悲喜交并。语及病耗，舅亦骇然曰：”吾亦得家人书，谓母念子成疾，故迎之耳。“各出书相质，笔迹相类。舅曰：”此必有人播弄，欲子久离邗上耳。“生乃憬然具道所以。舅扼腕曰：”可惜此法书名画，竟为奸人篡取。虽然，此禁脔早入彀中，子为情所迷，始终不一觉悟，冤哉！“生乃起立自责，切齿曰：”弁髦先人遗物，吾罪至重，不返璧，吾誓不為人。且不复仇，亦非男子。“乃束装欲南。舅曰：”此非其时，子不如应京兆试，获隽后，始与同年辈交结台谏，提起弹劾，从根本上翻起，则可大有作为。如是，彼等必无所施其技。“生从之，果报捷成进士。乃与诸台谏密商，迭疏劾嵯员亏蚀官帑，与商家钩结蒙蔽。高宗方欲搜剔外官积弊，大启疑窦。乃命军机傅恒，择亲信者任盐政，密事钩稽，然后发布。傅恒遂以尤拔世上荐，恒之心腹也。深沈有心计。赵生竟夤缘得幕职，从尤拔世南下。尤属生以密查事，生大喜。查称普福所提纲引，即每引缴银三两计，一年中已应贮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奇。又其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，共作支银八万五千余两。若此项提引，推而至乾隆十一年起算，凡二十年以来，为数已过千余万。此项并未解京，现库中所储，止有十九万余两，可见蒙混侵吞，竟成巨款。其余与商人通同作弊，受贿纳妾，有玷官箴，不可枚举，而以高恒、普福为尤甚。前任运使卢见曾，有心附和，品行平常，亦多弊窦。奏闻后，高宗乃密派江苏巡抚彰宝及尤拔世会衔复查。凡查高恒赃款十三万，普福赃款八万数千两，卢见曾一万六千二百余两，此外代购物件，及借端开用者甚多。高宗震怒，乃褫前盐政高恒、普福，前任运使卢见曾，现任运使赵之璧等职。且押卢见曾下扬州狱，高恒、普福下刑部狱，彻底讯究。时雅雨先生已以告

病居德州原籍，州司临门，银铛就道，门下之骚人逸客，风流云散矣。先是赵生随尤大臣至邗上，犹无意罗织雅雨。盖以雅雨宏奖风雅，久主东南坛坫，即赵生亦曾受其嘘濯。且海内门生故吏颇多，生亦投鼠忌器。惟《石经墨迹》及二图，心不能忘。时雅雨虽已返德州，其戚友多留扬者，乃使人讽以故剑刀环之意。雅雨之族弟某者，妄人也，大言此雅雨堂中世藏之宝物，焉能听人取索，遂对使者横肆意气。有门生某者，知祸且发，出身排解甚力。允不日函告于德州，必有报命。使者返诉于生，甚先言而后略说。生大怒，决意死战，狱遂不可解。而引商汪某，至以私交官长，侵渔公款，籍没发烟瘴。狱且定，朝野士大夫，与卢雅雨有缟欢者，俱不甘服，奔走营救。于是青浦王兰泉司寇，献县纪晓岚学士，以及赵、徐两舍人，并先后营救雅雨，连疏请开脱。高宗乃复命大学士傅恒复查卒得如右之密奏，略谓：“两淮商人，叠荷皇上恩赏卿衔，优渥隆重。乃于历年提引一案，将官帑视为己资，除自行侵用至六百二十余万两外，或代购器物，结纳馈送，或借名差务，浪费浮开，又冒侵至数百万两，于法于情，均属难宥。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、顾蓼怀经收各项银二十万两七千有奇，代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两有奇，普福滥支银四万二千八百两有奇，卢见曾婪索古玩，值银一万六千二百两有奇，俱系确数，无可讳饰，应著在各名下勒追。若高恒、普福名下无可追抵，即著各商名下著落赔完。至现任赵之璧，目击盐政腐败不能整顿，亦应革职问罪“云云。高宗览奏，深恶文臣党比瞻徇。遂命将高恒、普福、卢见曾及商人汪某定死罪，王昶、赵文哲、徐步云等遣戍黑龙江，纪昀遣戍乌鲁木齐。其余现任总督高晋、前任总督尹继善、前任运使何渭、吴嗣爵，分别交部议处及降级调用。而盐商奉宸院卿衔黄源德、徐尚志、王履泰，布政使衔江广运，按察使衔程谦德、汪启源俱革职。狱既定，江淮官场大震动。有知奏案内容者，赵生颇为众所指目。或密奏玉马石经及仙山清明二图事于上，上遣使问尤拔世，乃于籍没卢雅雨时，举石经及二图奏闻。又抄普福家产，得玉马诸宝遂悉入内府，供天家珍玩。而才色绝代之银荷，早于误嫁后数月，香消玉碎云。赵生卒辗转求得普福宠姬曰小桃者，谓吾快屠门之嚼也。

指严氏曰：“吾闻之故老，乾隆间有二大贿窟，盐务、河工是也。举国足足延颈企踵，惟此肥孳是谋，积弊之深，几如原草，野火不尽，春风又生耳。虽什伯骨董祸，岂敌人情变幻之万一？独此株连瓜蔓之巨案，乃发于区区之赵生，不亦异乎？顾或以为怨毒可畏，然一旦玉马佳人，法书名画，联翩贡于天府，则又何说？大盗不操戈矛，夫孰从而怨毒之？嗟乎！士薄福，亦欲与铜臭大官争一日命，安得而不败？雅雨伤哉！尚供谭助，世有骨董家，其勉之矣。”